

詩語背後

天后宮：深圳海洋史的地理切片(四)

出發前許願，歸來後還願。使節出訪順利，商旅往返平安，為答謝天后庇佑，他們會積極捐錢捐物，添香供油，修繕宮廟。所以，重修擴建天后宮，並不只是建築的更新，更是信仰的寄託，構成了赤灣媽祖文化的一部分。

根據有關文獻，赤灣天后宮在明清兩朝有八次較大規模的重修。但「八次重修」的表述多是概括性地講，具體指哪八次尚存異議。這些修繕多與官方平亂、商貿往來或答謝天恩有關，修繕的具體過程散見於不同時期的碑記和方志中。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以下幾次：

——明永樂八年（1410年），張源出使暹羅歸來，奉旨大修，具有開創性意義，被認為是赤灣天后宮由「祠」向「廟」轉變的起點。

——明天順八年（1464年），王汝霖、劉泰出使占城歸來，捐錢二萬緡修建後殿。廣州府通判黃諫撰《新建赤灣天妃廟後殿記》。

——明萬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：時任廣州海防同知周希尹為了紀念平定海盜，倡議重修。此次重修得到當地士紳支持，耗時4年，歷經數任知縣（鄧凌雲、王維翰、梁大嶠、邱體乾），新建了寢殿、門樓等，使之「楚楚翼翼」，冠絕華南及東南亞。著名士紳、《新安縣志》主纂吳國光撰《重修赤灣天妃廟記》。

——明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：知縣王廷欽增建大門外月池、石橋和牌樓。

——明崇禎五年（1632年）：知縣烏文明重修牌樓。

——明崇禎八年（1635年）：副總兵黎延慶重修前殿，並以後殿為寢殿，重塑神像。

——清順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：經平南王尚可喜批准並出資，守備張應科主持重修，將後殿改為正殿，增建了廟房、鐘鼓樓。當地文士、明朝遺臣王應華撰《重修赤灣天妃廟記》。

——清嘉慶十九年（1814年）：兩廣總督百齡歷時三年平定海盜張保仔，為答謝天后庇佑，帶頭捐俸，由知縣孫海觀主持重修。工程耗時27個月，耗資「一萬餘金」。孫海觀親撰《重修赤灣天后廟引》，新安籍進士蔡學元撰《重修赤灣天后廟記》，詳細記載了此次修繕過程，並系統梳理了自永樂八年（1410年）立

廟以來歷次重修的來龍去脈，成為了解赤灣天后宮數百年變遷最完備可信的檔案。

重修天后廟，具有明顯的教化意義。不同歷史時期的參與者，包括官府、鄉紳和商人，都能從中提取資源，並為其注入價值，使之在「傳統的循環再生」中持續扮演著凝聚共識、整合社會、表達訴求、爭取權益的文化工具。特別是明中後期以來，與地理大航海時代相適應，民間海洋貿易逐漸取代朝貢貿易成為主要通商形式。赤灣天后宮便作為地方士紳與州、府、縣各級官員連接的紐帶，既是海疆安定的象徵，也是王朝控制地方社會的符號。通過修繕宮廟推行社會教化，起到安撫民眾、穩定人心的作用。

這種教化意義，與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立碑記述出使、平亂、通航等功德異曲同工。以明宣德六年（1431年）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例：船隊啟程前夕，駐泊福建長樂，等候朔風開洋，鄭和思及過往數次出海，皆仗天后佑佐平安，深感「人能竭忠以事君，則事無不立；盡誠以事神，則禱無不應」，遂作《天妃靈應之記》，謹勒貞珉，「著神之德於石，並記諸番往回之歲月，以貽永久焉」。這方石碑是研究鄭和下西洋最珍貴的第一手文獻，碑文中講到異域風情、出海使命及中外關係，頗耐人尋味：

「觀夫海洋，洪濤接天，巨浪如山；視諸夷域，迴隔於煙霞縹緲之間。而我之雲帆高張，晝夜星馳，涉彼狂瀾，若履通衢者，誠荷朝廷威福之致，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。神之靈，固嘗著於昔時，而盛顯於當代。溟渤之間，或遇風濤，即有神燈燭於帆檣。靈光一臨，則變險為夷，雖在顛連，亦保無虞。及臨外邦，番王之不恭者，生擒之；蠻寇之侵掠者，剿滅之。由是海道清寧，番人仰賴者，皆神之賜也。」

歷次修繕天后宮的過程，亦是媽祖文化的傳播過程。明清鼎革之際，海洋政策幾經反覆，特別是為了切斷台灣鄭氏政權的物資補給，朝廷推行了嚴厲的禁海令和遷界令，海上貿易近乎中斷。順治、嘉慶年間對天后宮的兩次大規模重修，使赤灣媽祖文化聲名再起，遠播海



外，也使遭遇嚴重衝擊的海上貿易有了喘息之機。

明中後期，赤灣媽祖文化進入成熟階段。赤灣作為通往東南亞各國的重要海港碼頭，出使外國、諸國入貢、番舶來歸莫不經由此。各路人馬皆到天后宮祭拜，一時舟船成市，車騎如流。每逢天后誕日，泊船數萬，進香信眾達20萬人，一哄之市，遠近馳名。晚明學人王士龍曾作七律《赤灣》，描述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，並藉以抒發自己的豪情壯志：

海上新山控海門 古祠鐘鼓自晨昏
諸彝貢篚南溟闊 萬國輿圖北極尊
日照瓊珠明島外 風生鱗角起雲根
勝遊此地心逾壯 試看青萍醉一樽

有清一朝，初期為防禦台灣鄭氏政權採取極端海禁政策，海上貿易一度中斷，後期則陷入內憂外患、戰亂頻仍之局。不過，康雍乾之際，與海外聯繫一度重興。赤灣地處南北貿易要津，吸引了大量外地商人駐留於此，本地漁業及鹽業也相當發達。為抵禦海盜，保護商旅，赤灣天后宮成為清軍的駐轄之所。而香港開埠，赤灣水域民間海洋貿易興起，再度帶旺了赤灣天后宮的香火。

民國年間，對赤灣天后宮還有這樣的描述：前臨大洋海，窮嶼島之紮迴，極岡巒之體勢。雕樑畫棟，廟貌莊嚴，與香港之青山遙遙相對。每屆三月廿三日，誕辰前後數天，省港澳及四鄉人士來廟進香，賀誕者數十萬眾。廟前海面，灣泊大洋船多至五六艘，帆檣似蟻，竹篙如林，廟內人山人海，香煙如霧，爆竹如雷……

生活點滴

中秋回家路

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裏，月餅的味道混在方便麵和汗水的熱氣裏，稠得化不開。

每個人手裏都提着東西。紙袋上印着酒店名字的、超市塑料袋紮着口的、竹籃用紅繩繫着的，滿滿當當全是月餅和水果。有人把柚子頂在行李箱上，有人把葡萄抱在懷裏，像抱着一個怕冷的孩子。檢票口前排着長隊，隊伍彎彎繞繞，從站台這頭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。沒有人抱怨，也沒有人插隊。所有人都安安靜靜地站着，手裏攥着那張薄薄的車票，攥得很緊。

我找到自己的座位，靠窗。車開動的時候，城市正沉入傍晚的灰色裏。我刷着手機，家族群裏已經熱鬧起來。姑姑發了張照片，說是家裏的月亮剛剛從屋脊後面升起來，又大又圓，照得院子裏的桂花樹都發亮了。母親跟着發了一條語音，背景裏有炒菜的滋滋聲：「到哪兒了？飯快好了。」我打字回了一句「剛上車」，發完又覺得不夠，補了一個月亮的表情。

窗外的田野在暮色裏一塊一塊地退過去。稻田收了，只剩下齊刷刷的稻茬，在最後一點天光裏泛着白。遠處的村莊亮起零星的燈火，那些燈火像一顆顆落在地上的星星，安安靜靜地亮着，不急不躁。王建在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中寫道：「今夜月明人盡望，不知秋思落誰家。」今夜有多少人像這列火車上的乘客一樣，在暮色裏趕路，在月光下奔赴，每一扇窗戶後面，都有一份秋思被妥帖地安放著，落在不同的站台上。

手機又亮了。母親發來一段視頻：餐桌上擺了六道菜，紅燒肉、清蒸魚、炒藕片、鹽水花生、圓子湯，還有一碟剛擺好的月餅，切成四瓣，露出裏面的豆沙餡。她把手機舉起來，繞着餐桌轉了一圈，最後對準了自己，笑着說：「你看，都是你愛吃的。」視頻背景裏，父親從廚房探出頭來，手裏還拿着鍋鏟，對鏡頭揮了一下，沒說話。

到站的時候，天已經全黑了。出站口擠滿了人，接站的人舉着牌子、踏着腳、伸長脖子往閘口裏望。我在人流裏往前走，還沒走出去，就看見了母親。她站在最前排，踏着腳，一隻手扶着欄杆，另一隻手高高地舉着，好像怕我不見她。父親站在她旁邊，手裏拿着一瓶水，瓶身上還凝着水珠。母親接過我的包，嘴裏念叨着「累了吧」。父親把水遞過來，擰開了蓋，什麼都沒說。我接過水喝了一口，涼的。三個人往回走，母親走在左邊，父親走在右邊，我在中間。路燈把我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三個影子疊在一起，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挪。

宋之問在《渡漢江》中寫道：「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」可我此刻沒有怯。我只是覺得，從火車站到家門口這段路，好像比平時短了許多，走着走着就到了。到家門口，母親掏出鑰匙開門，父親先進去開了燈。暖黃色的光一下湧出來，把樓道照亮了。我跨進門，聞到紅燒肉的味道，聞到桂花香的味道，聞到一種說不出名字卻熟悉到骨髓裏的味道。月餅擺在桌上，切成了四瓣。月亮從窗外照進來，什麼都不用說。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有米；得米；蛀米大蟲；米飯班主；煮重你米



輝仔，你「得米」㗎！我聽到婷婷個好姊妹話佢開始對你有好感㗎！



老婆，係咪你洗米嗰陣冇沖走㗎「蛀米蟲」呀？搞到個仔食飯食埋㗎「蛀米蟲」落肚，唔係佢點會做咗條「蛀米大蟲」㗎！
死老嘢，係你冇細縱壞佢，先至搞到佢依家咁咋！



子：爸B係我地嘅「米飯班主」！
父：細佬，爸B呢兩年冇得撈，留嚟企企照顧你地；媽me就出去做嘢搵起頭家...
女：咁媽me先至係「米飯班主」㗎！
母：到我同爸B老咗，就輪到你地做「米飯班主」喇！



婷婷，嗰單嘢你幫咗我地唔少忙；今次請得你上嚟食飯，梗係「煮重你米」喇！
唔好喇嘢，我近排 on diet(節食)呀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
有米；得米；蛀米大蟲；米飯班主；煮重你米

棚間話

●卓樺

搭枱

所謂香港的「搭枱」，放到內地便是拼桌——同一張餐桌，坐着兩撥及以上各自消費的陌生人，共席而不相擾。

某個周末，我和十餘位行山的朋友打算攀登太平山，出發前到中環那家帶「蓮」字的茶樓等候，好不容易等來一張大桌。說是空桌，其實並不完全，桌旁邊坐着一位伯伯，正慢悠悠享受屬於他的「一盅兩件」。周末茶樓座無虛席，想要尋得一張完整的空桌談何容易。在內地食客看來，陌生人加入自己的飯桌，難免有些侷促彊扭。可在寸土寸金的香港，搭枱是司空見慣的日常，更是港式飲食文化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時隔半年，我和老友阿張再度造訪這家茶樓。店內沒有多餘小桌，我們只能接受搭枱，桌側還坐着另外兩組客人。阿張告訴我，這一帶律師行林立，往來茶樓的多是城中職場人士。

後來，我在上水準備乘車返回深圳，晚飯選在一間快餐店解決，同樣需要和一對陌生男女共用四人卡座。一名女士將背包擺在身旁空位，有位端着餐盤的男士走近，以粵語詢問：「呢度有冇人？」女士隨即以普通話回應：「冇人的。」其實不然，她只是不願狹小的座位過於擁擠，保留一點獨處的空間。

這是不少內地旅客來港用餐都會遇到的「不爽」。大家習慣獨立用餐，總覺得拼桌會束縛交談，少了從容鬆弛。但除高端餐飲場所之外，搭枱在香港無可迴避。在節奏飛快的城市裏，物盡其用，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智慧與生存效率。

說起廣式飲茶，「一盅兩件」是繞不開的文化符號。一盅，指一盅熱茶，舊時多以蓋碗沖泡，菊普、壽眉、鐵觀音、烏龍皆是茶樓常見；兩件，並非嚴格限定兩道點心，而是泛指幾樣經典茶點，蝦餃、燒賣、鳳爪、排骨，皆是老廣飲茶的經典搭配。回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我常在廣州小北路、西濠一帶飲茶。老茶客或獨佔一桌，或三三兩兩自在拼桌，各自點上一盅兩件。清晨揣一份《廣州日報》，午後再翻一張《羊城晚報》，品茶讀報，閒度時光。有人獨享清閒安然，有人沉醉市井開熱。茶為引，點心為輔，飲茶飲的是日常閒情，

消磨的是人間煙火；尋常的搭枱，拼的是人間的溫暖。

內地地廣物博、空間充裕，多數時候食客無需拼桌，獨立用餐的需求大多能夠滿足。從前我帶友人前往羅湖地標旋轉餐廳用餐，恰逢小桌爆滿，店家直接安排寬敞大桌，不會隨意安排陌生人同桌。但我也曾見過溫暖的例外：臨窗一對年輕男女用餐完畢，男生先行離開，女生獨自留座。兩位中年大伯上前禮貌詢問能否拼桌，女生爽快應允。當時她正在做美食直播，記錄這座八十年代老旋轉餐廳的獨特風貌。年齡懸殊的幾位陌生人同桌暢談，毫無隔閡，聊直播、談電商、說擇業，相談甚歡，最後竟發現彼此皆是山西同鄉。一張普通餐桌，往往就是一場不期而遇的社交平台。

搭枱之中，總藏着各式奇妙際遇。曾在香港快餐店，有內地旅客見鄰座男子專注翻看滿是表格的報紙，好奇詢問是否在研究股票，對方卻笑着回應，那是彩票版面。而我自身最難忘的經歷，正如《僑社》一文所記：在家鄉泉州，因一場尋常拼桌，意外偶遇父親闊別數十年的結拜兄弟。這位菲籍港人，當年我遠赴四川求學之時，曾予我援手。誰也未曾想到，一場隨機的同桌相坐，竟能重逢闌珊故人。

拼桌也好，搭枱也罷，已非香港專屬，內地熱門餐館同樣常有此情此景。一次與友人赴潮汕遊玩，當地一間火鍋店人氣鼎盛，排號之時店家詢問是否接受包廂拼桌。長途跋涉、飢腸轆轆，我們欣然應允。偌大圓桌，坐滿來自五湖四海的食客，有人拖着行李箱，剛下高鐵便奔赴店中。眾人素不相識，卻同吃一席、歡聲滿座，如同鍋中滾燙的湯底，越煮越暖、越聚越熱。

香港與粵地，城市格局、生活環境不盡相同，生活習慣卻在歲月交織中逐漸互通互補。搭枱從不該是兩地的生活隔閡，反是大灣區人文相融最生動的縮影。從差異到互補，從相識到相通，從相融到互利。俗語有云，擠擠更溫暖。一張小小的拼桌，拼出的是人間溫度，拼出的是世間難得的相逢。

你說，大灣區不就正是相關省區「搭」着一張資源整合、優勢互補的「大圓枱」嗎？！

●繁忙時段，茶樓和茶餐廳常需搭枱。

資料圖片

詩詞偶拾

月落人間寄中秋

高懸天空的玉盤
賜給人間萬頃清輝
照在池塘上，波光粼粼
閃爍金子的光芒

月照中秋
一年又一年
講述著嫦娥奔月的故事
一年又一年
品味著月餅的香甜
桂花酒盛滿杯盞
遙望故鄉的方向，思念瘋長

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」
從唐詩裏升起，從宋詞裏落下
缺了又圓，圓了又缺
多像人間的悲歡離合
有很多無法兌現的圓滿
此事古難全

中秋夜，月色在曠野上作畫
我在朋友圈晒中秋的詩行
晒思念的文字，晒圓月的月餅
中秋夜，月色如紗
籠罩著我朦朧的鄉愁

告訴你/告你一狀
煮重你米（參你一本）
意思是在人背後講壞話，一般加鹽加醋，或要陰招令對方陷於困境。

示例4：
婷婷，我靜靜難話過你知，為為吼你告病假
個日走去阿頭度「煮重你米」，話你「吞pop」（偷懶），淨係掛住同班男同事兜兜搭搭！
係佢班友兜搭我之嘛！
「煮重你米」此用語也可看成熱情留客的善意舉動：
舊時有客人到訪，主人希望客人能多待一會兒，會在煮飯時偷偷放比平時多的米。當飯煮好後，主人就會說：「我煮重你米，食完先走喇！」

●曹啟正